

〔加〕B·威 德 著
〔美〕D·哈普古德
纪秋山译

NAPOLUNSIWANGZHIMI
拿破仑死亡之谜



拿破仑死亡之谜

[加] B·威 著 [美] P·哈普古德 著
纪秋山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Ben Weider & David Hapgood
THE MURDER OF NAPOLEON

根据1983年 Berkley edition 译出

拿破仑死亡之谜

〔加〕本·威德 著
〔美〕大卫·哈普古德 著
纪秋山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3,000 印张：10.5 印数：1—22,350

统一书号：10109·2035 定价：1.65元

湘人：86—7

作者简介

本书原名《拿破仑谋杀案》，初版于1982年，为当年美国畅销书之一。

作者之一的本·威尔德为加拿大“拿破仑一世协会”的主席，也是巴黎的“拿破仑一世协会委员会”的成员。他住在蒙特利尔，不久前荣获加拿大勋章。另一位作者大卫·哈普古德是《纽约时报》每周新闻评论专栏作家和编辑，主要著作有《非洲人独立走向明天》、《无可奈何的普通人》和《没有不劳而获的收成》（与Max F. Milikan合著）。他由于对非洲法语区的研究而成为“和平队”的评议员，并获得“现代世界事务学院”的奖学金。他是凯瑟林·达格利斯基基金会的理事。他翻译的让-弗兰索瓦·勒维尔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诱惑》一书，获得1978年的史各特-蒙克里夫奖金。

本书主要人物原名、译名对照表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1804—1815年在位), 史称拿破仑一世。

贝特兰 (Henri—Gratien Bertrand 1773—1844) 军事工程师, 拿破仑当政时任杜伊勒里宫宫廷大元帅之职, 拿破仑流放圣赫勒那岛时的随行官员之一。

蒙托龙 (Charles—Tristan de Montholon 1783—1853) 旧贵族出身的伯爵, 拿破仑流放圣岛的随行官员之一, 后成为拿破仑的心腹。

拉·卡色 (Emmanuel Las Cases 1766—1842) 旧贵族出身的侯爵, 作家, 拿破仑随行官员之一, 1816年底离岛回国。

加斯帕·古尔高 (Gaspard Gourgaud 1783—1852) 炮兵军官, 拿破仑随行官员之一, 1818年初离岛回国。

路易·马尔桑 (Louis Marchand 1791—1876) 拿破仑的侍从长。

弗朗西斯·西伯里阿尼 (Franceschi Cipriani 1757—1818) 拿破仑的代理人, 流放宫廷的管家。

阿参包 (Archanbault) 拿破仑的马夫。

圣-丁尼 (Saint—Denis 1788—1856) 又名阿里, 拿破仑的侍从。

阿伯拉姆·纳维拉兹 (Abram Norerraz) 拿破仑的侍从, 瑞士籍, 身高力大, 拿破仑爱称之为“瑞士熊”。

皮隆 (Pierron) 拿破仑的厨师长。

安东尼奥·布拿维塔 (Antonio Buonavita) 天主教神父, 1819年曾短期在圣岛生活过。

安格罗·维格那里 (Anglo Vignali) 天主教神父, 拿破仑遗嘱的证人。

芳妮·贝特兰 (Fanny Bertranel) 贝特兰伯爵的妻子。

阿尔比·德·瓦萨尔 (Albine de Vassal 1780—1848) 蒙托龙伯爵的妻子。

巴利·奥默阿拉 (Barry O'Meara 1786—1836) 爱尔兰籍的英国军医, 1815—1818年担任拿破仑的私人医生。

弗兰西斯哥·安东马尔西 (Francesco Antommarchi 1789—1838) 拿破仑的私人医生 (1819.9.—1821.5.)。

托马斯·索特 (Thomas Shortt) 英国海军军医, 曾参加拿破仑的尸体解剖。

约翰·斯托克 (John Stokoe 1775—1852) 英国海军军医, 1818年曾短期为拿破仑治病。

阿历山大·阿纳特 (Alexander Arnott 1771—1855) 英国海军军医, 在拿破仑生命最后几个星期参与医治拿破仑的工作。

密特查尔 (Mitchell) 英国海军军医, 在拿破仑生命后期参与医疗工作。

哈德逊·洛 (Huelson Lowe 1769—1844) 英国派驻圣赫勒

那岛的总督 (1816—1821)。

乔治·柯伯恩 (Georve Cockburn 1772—1853) 英国海军少将，护送拿破仑君臣前往圣岛的小舰队的指挥官，1815—1816年任该岛总督。

普尔特尼·马尔柯姆 (Pulterney Malcolm 1768—1838,) 英国海军上将，圣赫勒那岛分遣舰队的指挥官。

马克·威尔克斯 (Mark Wilks) 圣岛总督 (1815)。

约翰·世德 (John Theed) 英国海军“野兔号”舰长，1816年1月14日访问拿破仑时，得到拿破仑一绺头发作纪念。

托马斯·里德 (Thomas Reade 1785—1849) 英国陆军中校，哈特逊·洛的助手，圣岛的警察头子。

纪登·戈勒克尔 (Gideon Gorreguer 1781—1841)，英军少校，洛总督的秘书。

勒瑟斯 (Lutyens) 英军上尉，英国派驻龙坞官的官员。

威廉·巴尔坎 (William Balcombe 1779—1829) 英国海军驻圣岛的代理人，龙坞官的食品供应商 (1815—1818)。

贝特西·巴尔坎 (Betsy Balcombe 1800—1873) 威廉·巴尔坎之女，拿破仑在官岛结识的小朋友。

阿历山大·巴尔麦 (Alexander Antonovich de Balmain 1779—1849)，俄国派驻圣岛的监督官。

巴龙·斯特默尔 (Baron Sturmer 1787—1853) 奥国派驻圣岛的监督官。

蒙德查努 (Montchenu) 波旁王朝派驻圣岛的监督官。

斯登·福苏弗波德 (Sten Forshufvucl) 瑞典牙科医生，本

书主角之一，拿破仑谋杀案的侦破者。

哈密尔顿·史密斯 (Hamilton smith) 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法医学系教授，著名毒物学专家，与福苏弗波德合作侦破了拿破仑死亡的秘密。

拉苏克 (Lachougue) 巴黎拿破仑问题研究专家圈子内的主要人物，马尔桑回忆录的编辑，拿破仑头发的收藏者之一。

克里福·弗利 (Clifford Frey) 瑞士丝织品制造商，拿破仑头发收藏者之一。

马贝尔·伯鲁克斯夫人 (Dame Mabel Brookes) 澳大利亚女作家，贝特西，巴尔坎的孙女，拿破仑头发的收藏者之一。

格利高里·特鲁伯兹柯依 (Gregory Troubetzkoy) 俄裔美国人，拿破仑头发收藏者之一。

在我死后——我的死已为期不远了——我要你剖开我的尸体……取下我的心脏，把它浸在酒精里，带到巴马，交给我亲爱的玛丽·路易丝……我委托你特别要仔细检查我的胃部，写出一个精确的、详细的解剖报告，交给我儿子……我委托你在这次尸体检查中别漏掉任何可疑之处。……我在最后几个月留给各国统治集团的是恐怖和耻辱。

——拿破仑死前六天给医生的信



蒙特龙，拿破仑在圣
岛时的管家， 投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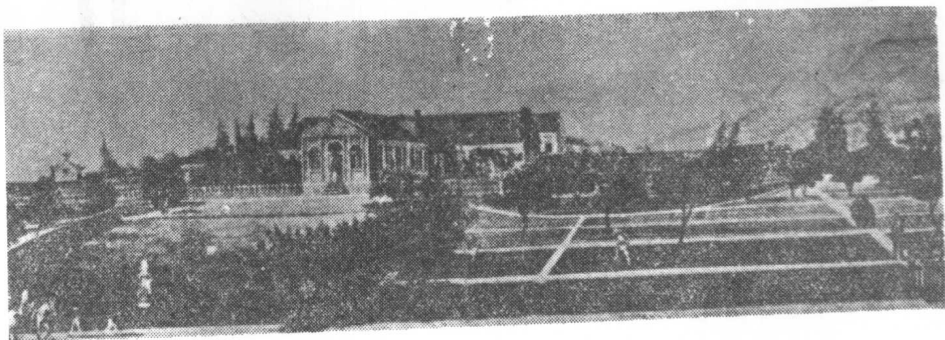
阿尔比，拿破仑
在圣岛时的情妇



▲1802年的拿破仑

◀1819年的拿破仑

▼拿破仑在圣赫勒
拉岛的住所：
龙坞宫



目 录

第一章	1821年5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1)
第二章	1955年8月	瑞典哥德堡	(17)
第三章	1815年7月	在贝列罗凡号上	(27)
第四章	1959年11月	哥德堡	(45)
第五章	1815年10月	圣赫勒那岛	(53)
第六章	1960年5月	巴黎	(66)
第七章	1815年12月	圣赫勒那岛蔷薇谷	(73)
第八章	1960年7月	哥德堡	(92)
第九章	1816年1—6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96)
第十章	1960年8月	格拉斯哥	(116)
第十一章	1816年7月11日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123)
第十二章	1961年5月	哥德堡	(129)
第十三章	1816年10月	圣赫勒那岛詹姆斯敦	(138)
第十四章	1961年10月	汉堡	(152)
第十五章	1816年11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158)
第十六章	1817年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165)
第十七章	1961年12月	哥德堡	(174)
第十八章	1817年9月	巴黎	(183)
第十九章	1818年3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官	(190)

第二十章	1962年5月	伦敦格罗夫纳宾馆	(199)
第廿一章	1819年8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宫	(210)
第廿二章	1963年4月	哥德堡	(221)
第廿三章	1820年2月	巴黎	(225)
第廿四章	1820年3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宫	(227)
第廿五章	1970年2月	纽约市	(241)
第廿六章	1820年10月	圣赫勒那岛沙地湾	(247)
第廿七章	1974年9月	加拿大蒙特·加伯里尔	(250)
第廿八章	1821年1—5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宫	(270)
第廿九章	1975年6月	圣赫勒那岛天竺葵谷	(318)

第一章

这位颧骨突出，身材高瘦，满头金发已变成灰白的男子，让自己在扶手椅里坐得更舒服点，然后便翻开了那本书。这是最近出版的一部回忆录，他一直用极大的兴趣读着它。特别是现在，他已经读到了有关拿破仑在最后那段日子的生活情况的记述，对一百五十多年前发生在那个远方的孤岛上的事件，仍然有许多疑团悬系在他的心头。

1821年5月 圣赫勒那岛龙坞宫

薄暮时分，英国守军的炮声慢慢沉寂下去，太阳也在最后的一抹晚霞中消失了。拿破仑皇帝长叹一声，一位医生眼睛盯住一只怀表，正在计算着另一次叹息声出现的间隔时间。十五秒过去了，三十秒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拿破仑皇帝的眼睛突然张开来，站在皇帝床头的另一位医生，赶忙把它们合上。眼球在眼睑下面动了动，脉搏消失了，这时离六点尚差十一分钟。拿破仑完了。

忧伤的丧事，一下子全落在路易·马尔桑身上。马尔桑是拿破仑在圣赫勒那岛上五年半的流放生涯中的主要侍者。他现年三十岁，从成年起，就一直服侍着拿破仑。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他的主子。他认为，他的主人是他这个时代（如果不是一切时代的话）的一位伟人。在这段漫长的、慢悠悠的流放岁月中，马尔桑远远避开了龙坞宫这座法国殖民地内的一切纷争，从没想过要找一个借口以便提前离开流放地回法国去。在最后的几个可怕的月份，几乎每个不眠的早晨，马尔桑都是在他主子的床边度过的。作为对他的忠心的回报，垂死的拿破仑已经将他和另外两位留在他身边的官员，选作他的遗嘱执行人。这位忠实的马尔桑既已小心服侍拿破仑于生前，而今也当然要仔细地效劳拿破仑于死后。

在副手们的帮助下，马尔桑用麦油精把皇帝的尸体洗刷干净，然后把尸体从被用作病房的客厅搬回皇帝的寝室去。他们把皇帝的尸体安放在他那付铁制的行军床上。这付行军铁床曾经伴随着拿破仑转战过一个一个的战场。皇帝的这间小寝室，如今已被布置成一个停尸的灵堂：四壁上披挂着黑色的帷幕，祭坛上点着蜡烛，一位牧师正在念着祷文。马尔桑望着他主子的脸，心中想道，拿破仑死后的容颜，他在最后这几个慢慢受着痛苦折磨的、垂死的月份里的容颜相比，好象要年轻二十多岁。

“在我死后，不要马上埋葬，”拿破仑已经指示他的私人医生，“我要你解剖我的尸体……我委托你检查这次解剖的一切细节。”当拿破仑的体质慢慢地向他患的这种神秘疾病屈服

的时候，尸体解剖这个念头就一直纠缠着他。“在你解剖我的尸体之前，”三星期前他就对他这位私人医生说，“你决弄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就这样，尸体解剖的时间表安排好了，时间就定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第二天上午，路易·马尔桑一直为尸体解剖的事作着准备。在弹子房里，他把弹子台搭起来，拿破仑在生前时常在这座弹子台上铺开他心爱的地图，重新规划着他的新的战役。这个房间所以被选中作手术室，是因为拿破仑及其随从们在其中度过了全部流放岁月（最初的几个月除外，）的这座龙坞宫二十三间矮小阴暗的房间中，要算这一间最宽阔最明亮。拿破仑赤裸的尸体被扛了进来，安放在铺了一张床单的弹子台上。

快到两点的时候，手术参加者和观察员开始默默地鱼贯进入弹子房。在场的十七个人中，有路易·马尔桑和他的助手，两名法国官员——蒙托龙和贝特兰；驻圣赫勒那岛的英国总督的代表们和七位医生。

即将开始的这场尸体解剖手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英国驻岛总督哈德逊·洛已经派了他的一名官员乘上一艘速度最快的快船，把拿破仑的死讯送到英国去（不过这艘快船也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英国）。这个消息，是欧洲在位的君主们——不论是英王还是俄皇，不论是西班牙国王还是瑞典国王——已经等待了长达六年的好消息。如今他们总算可以在他们的宝座上高枕无忧了。

在欧洲各国的帝王中，没有一个比法王路易十八更感到

宽慰的了。这个衰弱的、不得人心的国王，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失败后，由外国军队扶持起来继承他的家族的王位的。拿破仑曾经在二十年间使欧洲的贵族政治坐卧不安，最初，是他作为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将军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接着便是他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主宰着欧洲大陆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他率领着他那支所向无敌的，征服了整个欧洲，打垮了各个封建王国的军队，把法国革命的火种带给了欧洲各国。如今他终于死了，各国的君主们可以希望，革命的思潮也会随着他的死亡一起被埋葬了。

拿破仑死了，但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为什么这个精力充沛的传奇式的人物，会在五十一岁这样的年龄过早地死去？在他被流放的这几年间，拿破仑的体质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的这种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成了龙坞宫中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国守军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导火线。流放者们咒骂圣赫勒那岛的环境恶劣，责怪英国政府故意把拿破仑送到这里来折磨死。拿破仑的两位常备医生已经作出了“气候疾病”是他的病因和死因的诊断。哈德逊·洛——这位英国总督很担心解剖的结果会使他本人和他本国的政府受世人指责。因为他曾参加过一次军法会议，听取了有关拿破仑的病因的分析。会议上有一位军医就说，折磨着拿破仑的疾病是肝炎，而肝炎正是圣赫勒那岛恶劣的气候造成的。集中在弹子房里的这十七个人都知道所有这一切情况，现在他们正在等着解剖手术开始。

在那七名医生中，有六位是英国人，都是军医。他们听